

【当代艺术理论文库】我国近百年来的画坛，风起云涌，翻论国画、油画还是其他绘画门类，一

【当代艺术理论文库】 我国近百年来的画坛，风起云涌，翻论国画、油画还是其他绘画门类，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很大成就的艺术家；另一方面，绘画艺术也在时代变迁中，艰辛探索，发展缓慢。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研百年来的绘画艺术，不仅对于推进艺术事业极为重要，而且有助于普通民众了，关心艺术事业，获得艺术的享受。



大师的风景

陈祥明◎著

APC 安徽美术出版社

大师的风景

陈祥明◎著

APC 安徽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艺术理论文库 / 陈祥明著.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98-0936-6

I. 当… II. 陈… III. 艺术理论—文集 IV. 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0516号

策 划: 丁怀超

责任编辑: 朱小林

特约编辑: 邱 娟

装帧设计: 武忠平 徐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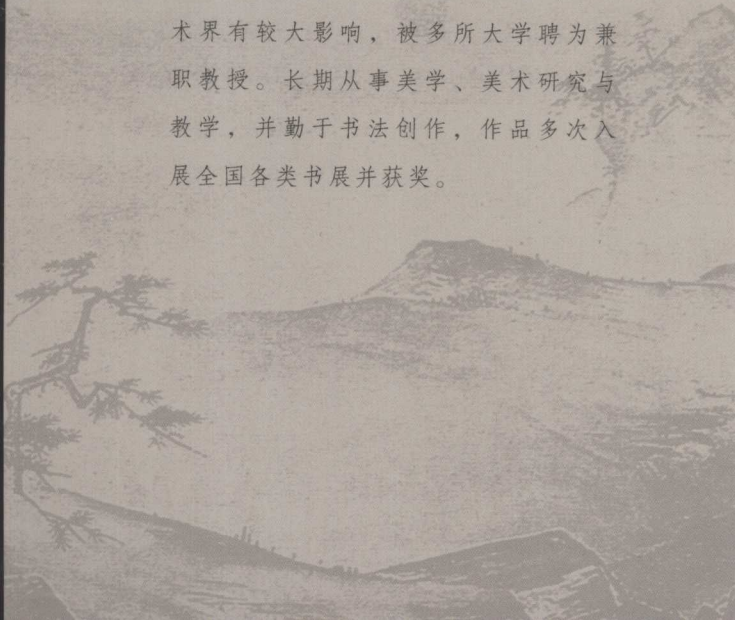
当代艺术理论文库——大师的风景 陈祥明◎著

出	版: 安徽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地	址: 合肥市政务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F
邮	编: 230071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8-0936-6 定价: 300.00元(全十册)

作者简介

陈祥明，1956年7月生于皖南徽州，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1989年5月北大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现为安徽电气学院院长、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安徽省哲学学会、安徽省绿色美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美术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走向美的家园——青年审美哲学》、《寻找美的家园——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中国现代绘画大师研究》、《中国绘画欣赏》（合著）、《在途中》，发表论文80余篇，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被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美学、美术研究与教学，并勤于书法创作，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各类书展并获奖。





策 划 / 丁怀超
 责任编辑 / 朱小林
 特约编辑 / 邱 娟
 装帧设计 / 武忠平
 徐 伟

【当代艺术理论文库】

我国近百年来的画坛，风起云涌，翻天覆地，无论国画、油画还是其他绘画门类，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很大成就的艺术家；另一方面，绘画艺术也在时代变迁中懵懂独步，艰辛探索，发展缓慢。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研究总结百年来的绘画艺术，不仅对于推进艺术事业极为重要，而且有助于普通民众了解绘画艺术，关心艺术事业，获得艺术的享受。

士麟蛟有占
夏客一法
神誌目
是信而空骨
主恍若星松信
我區心與海





面向大师的风景

(自序)

大师是一道风景。这风景或气势磅礴，或奇险非常，或清丽无比，或神秘莫测，或曲径通幽，或……要领略她，有时需要走近，有时需要远眺。享受风景非亲近不行，而守望她非有距离不可。

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学养、不同经历、不同心境的人去看它，会呈现不同景观。风景最易读，也最难读；风景最易画，也最难画。因此，才有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莫奈爱画草垛，凡·高喜画向日葵，刘海粟十上黄山。

按照现代阐释学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的解读者会读出不同意义。之所以会读出不同意义，那是由于解读者的“成见”和不同“视界”造成的。以历史眼光看，“成见”难以克服且有合理性；以辩证观点看，“视界”应该也可以融合。文本是活生生的，其意义是可以增值的，而这增值正是通过有成见、偏见和不同视界的解读来实现的。大师是风景，也是文本，其意义能否增值，就看以什么样的视界来解读。

我试着以不同方法、不同观念和不同心境来解读大师。欣赏是一种读法，批判也是一种读法；崇尚着是一种读法，贬抑着是另一种读法；很浮躁是一种读法，很闲适是别一种读法。不同读法会获得不同意义，尝到不同滋味。对同一大师、同一风景、同一文本，欣赏地读一回，再批判地读一遍。批判必须

正襟危坐，欣赏则需闲适神游。我更爱欣赏，因为我更爱逍遥。真正的大师不会拒绝别人同他论辩，更欢迎别人同他闲聊。

只要是真正的大师，都是值得欣赏的。当然，不同大师的风范是不一样的，哲学的不同于文学的，文学的不同于音乐的，音乐的不同于美术的，如此等等。即便同是哲学大师，同是文学大师，同是音乐大师，同是美术大师，彼此风范也不尽相同。真正的大师，都是独特的，他不重复别人，而别人却重复他。

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大师，除受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影响外，还受先天性格、人生经历、德行修养乃至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就个人而言，我比较欣赏中外绘画艺术大师。绘画艺术大师本身就是一片读不尽的风景。我有一偏见，觉得读绘画艺术大师会比读其他大师感受更亲切、心态更自由、情感更激荡、审美享受也更充分和持久。

绘画艺术大师在我心灵中构筑了一道永恒的风景。她在我痛苦、悲哀时给我慰藉，在我疲惫、困顿时给我轻松，在我浮躁时给我安定，为我洗涤灵魂的仆仆风尘，让我的心灵永远清纯和圣洁。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在大师的风景里散步、遐思。

本书是我欣赏大师的部分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大都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多次劝我将这类文章结集出版，现在总算有所交代了。我久久不敢从命，觉得这些文字应该随风而逝。这样说，决不是矫情。

目 录

- 赤子童心 佛道风骨——略论石涛与黄山画 /// 1
- 浑厚华滋 境深意远——黄宾虹的绘画艺术观 /// 16
- 活笔墨与真精神——齐白石衰年变法再探索 /// 32
- 调和中西 沟通古今——林风眠的现代主义美术观 /// 55
- 晋唐气象 现代风韵——张大千后期画风探微 /// 89
- 神游忆写 不似之似——张大千黄山画艺术初探 /// 106
- 张大千与敦煌艺术 /// 125
- 雄浑奇崛 朴茂野雅——潘天寿新学人画艺术观 /// 137
- 壮阔雄奇 光色交响——刘海粟黄山画艺术初探 /// 157
- 从老徽派到新徽派的历史跨越 /// 176
- 民族雕刻艺术的奇葩——徽州墨模雕刻艺术谈 /// 186
- 跋：我心目中的大师 /// 195

赤子童心 佛道风骨

——略论石涛与黄山画

有人说，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曹雪芹”，他和曹雪芹都是代表一个时代、开一代风气的大师。也有人说，石涛是“东方的凡·高”，他和凡·高都是不屑泥古、力主变法的绘画巨子。

至于石涛能否同曹雪芹、凡·高相提并论，大可见智见仁。不过，我以为，石涛跟曹雪芹、凡·高一样永恒而不朽，其作品以及作品中洋溢的艺术精神与人格底蕴，值得再玩味、再理解、再发现、再阐释。拙文试从石涛与黄山画这一特定角度，对石涛绘画艺术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

赤子童心画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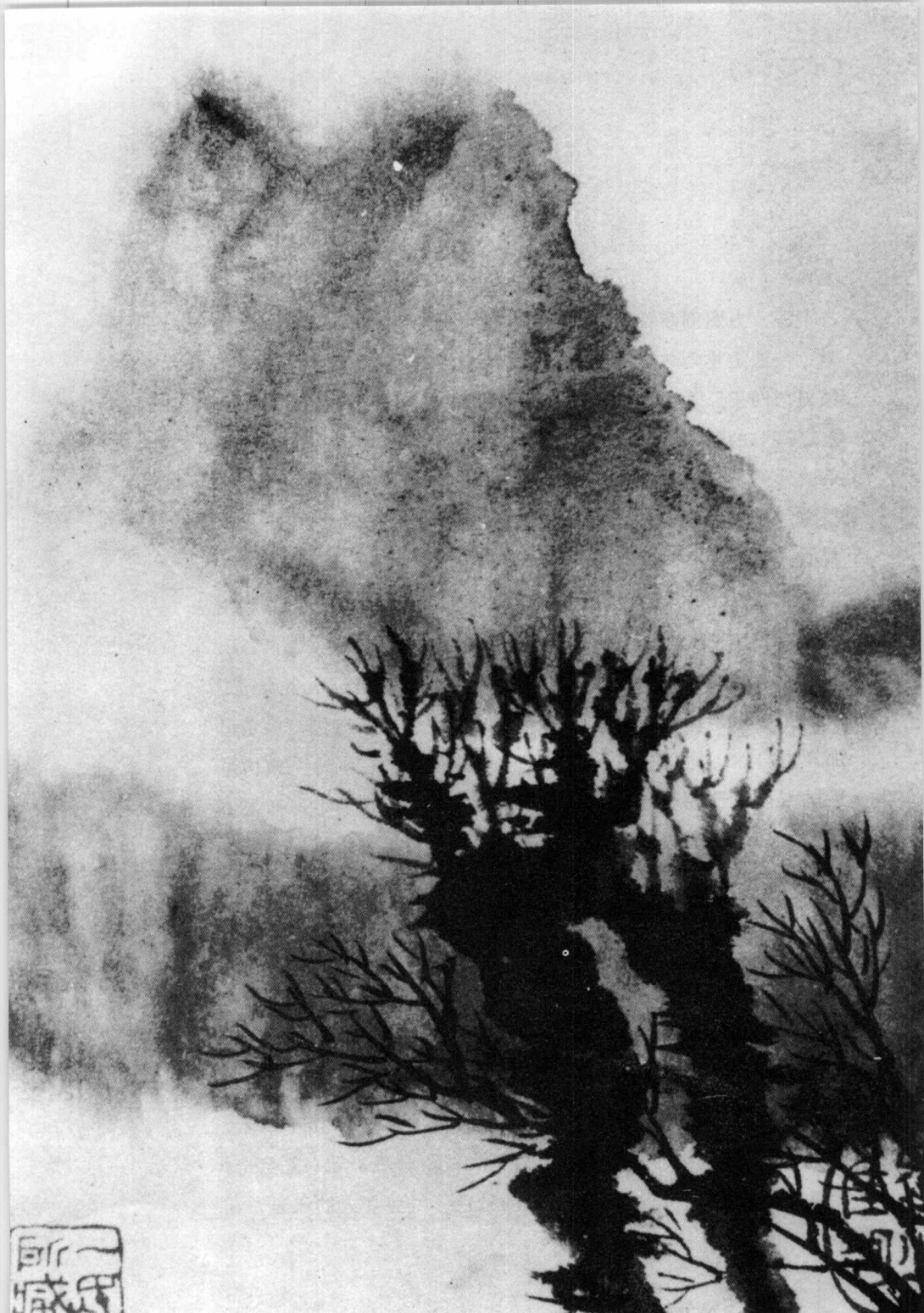
对石涛的籍贯和生卒年月，美术史界尚有争议。然而可以断定，石涛在安徽度过了一段最重要的艺术生涯，并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660年至1680年，即顺治庚子至康熙庚申，是石涛的中年时期，也是他的艺术盛期。这期间，他从江浙移居安徽宣城，在宣城敬亭山学佛习禅10余载，游历皖南，屡上黄山，搜尽奇峰，笔耕不辍，寄情山水胜景，留下大量画稿。

■ 册页之一 / 石涛

石涛平生勤于笔墨，流传于世和著录刊印的画作在600幅以上。他的黄山画作颇丰，较有名者是《黄山图》、《黄山图卷》、《黄山云松图》、《黄山云涛图》、《黄山松涛图》、《黄山形胜图》、《黄山八胜图》、《黄山汤谷图》、《黄山紫玉屏图》等。此外，他的一些山水画稿、山水册页，像《入山采茶》、《垂柳山田》、《孤蒲鱼情》、《幽谷览胜》、《松风泉响》、《月夜登临》、《山径幽深》以及《山居图》等，或游徽地黄山写成，或得黄岳气韵而作，或悟黄峰性灵而绘。石涛的黄山画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前无古人。他因此被誉为“黄山派开山”与“黄山画巨子”。

在清代画史上，石涛的地位不亚于八大山人、渐江、石谿。八大开江西画派，渐江开新安画派，石谿开金陵画派，石涛开黄山画派。这画坛四巨子的共同特点是不泥古人、师法自然、立异标新。这无疑跟以“四王”为代表的因袭前贤、不事创新的泥古风尚格格不入。在“四僧”中，石涛反泥古最甚，法自然最勤，求创新最自觉，艺术成就也最显著。连王原祁也说：“海内丹青家，未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¹梅清、郑燮、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绘画艺术大师都对石涛推崇备至。他们推崇石涛的不只是笔墨技法，更在创新精神。

石涛不薄古贤，善于借鉴，笔墨功底深厚，却又不甘囚于古贤的笔墨圈子。他并不一般地反对以古人为师，问题在于，以古人为师有“师古人之心”和“师古人之迹”的分别。²所谓“师古人之心”，就是像古人那样“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



古不泥，力图创新；而所谓“师古人之迹”，就是仅在形式、笔墨、技法上学习古人，着眼点在画迹的模仿上。石涛的艺术主张与“四王”泥古倾向的分野，便是“师古人之心”与“师古人之迹”的区别。清初画坛泥古思潮，其实质是在学术继承上采取形式主义观点，丢弃了“师造化”这个艺术法则。“四王”在继承山水画传统方面，除王翬主张“南北宗”兼容并包外，其他三家一致推崇董源和巨然画派。王时敏说：“钟王妙迹，万世罕逮，董巨逸规，后世竞宗。”³王鉴说：“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舍此则为外道。”⁴王原祁说：“画自晋唐，代有名家，若理趣兼到，右丞发其蕴，至宋有董巨，规矩准绳大备矣。”⁵王原祁等人学古人，崇董巨，不是像古人那样师造化，像董巨那样重自然，而是在古人笔墨圈子里翻跟头，在画迹上模仿董巨画派。王原祁晚年也承认：“东涂西抹，将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蓝之道终不可得也。”⁶泥古者困惑与悲哀的情态溢于言表。

“四僧”(浙江、八大、石谿、石涛)崛起，给清初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尤其是石涛，冲破泥古思潮，超越前人艺术藩篱，走出书斋画室，云游名山大川，师法自然造化。他以赤子之心，寄情黄山，写生黄山，终于立异标新。现存名迹《黄山图》题有石涛的诗句：“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事事不可传，言亦难住口。何山不草木，根非土长而能寿；何水不高源，峰峰如线雷琴吼。知奇未足奇，能奇奇足首……”⁷黄山奇丽迷人的景色，气势夺人的风姿，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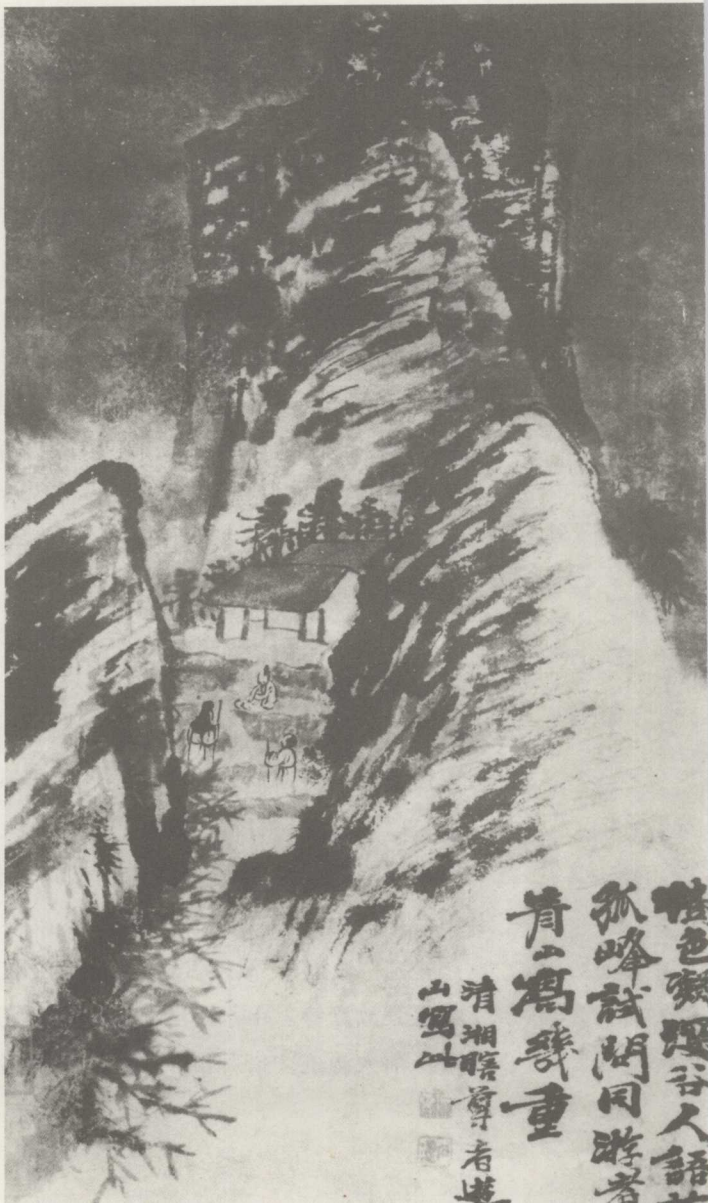
人回味无穷的奇松异石、云山雾海、飞瀑流泉，都给石涛以超凡脱俗的自然美体验，给他的绘画艺术注入了山水灵性与天趣。

首先，石涛对黄山的云游写生，影响了其山水画的总体特征。所画山水笔意恣纵，洒脱淋漓，奇险中蕴着灵秀，苍古里透出清润。郑燮说：“石涛画法，千变万化，离奇苍古而又细秀妥帖，比之八大山人殆有过之无不及。”⁸潘天寿说石涛：“粗疏简易，颇近狂怪，而不悖于理法。”⁹并称石涛：“专主气势，以充沛为能，不事摹仿。”¹⁰黄山兼有泰山的雄伟、武夷的秀逸、华山的峭峻、匡庐的腾空飞瀑、衡岳的层烟叠翠，更有令人心旷神怡的云海。然而，黄山就总体而言以气势胜，奇险不失灵秀，苍古而又清润。黄山这一总的审美特征，不能不影响石涛山水画的审美风格。

其次，对黄山的体悟表现，影响了石涛山水画的笔墨技艺。石涛的笔墨不仅有别于“四王”，而且在“四僧”中也别具一格。八大山人笔致简练放达，以神韵胜；渐江用笔空灵玄远，以俊逸胜；石谿笔墨沉穆幽古，以醇朴胜；而石涛笔法恣肆汪洋，以奔放胜。石涛、渐江、石谿三人都游过、画过黄山，但笔墨各有千秋，其原因在于他们审美体悟有别。面对同一黄山，渐江生平孤傲，主“静悟”，故得清俊之气；石谿生性谨严，主“诚悟”，故得古朴之韵；而石涛性情坦率，主“神悟”，故得豪放之势。山水画的意韵情趣、艺术风格、笔墨技法，一可从前人画迹“借”得，二可从自然造化“悟”得。在石涛看

■ 册页之二 / 石涛

来，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石涛说：“山川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渺，此生活之大端也。”¹¹ 画家正是通过表现千差万别的山川景物，进而生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法规。“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得笔墨之法者，山川之饰也。”¹² 总而言之，石涛画山水主张“我用我法”，不仅“南北宗”兼容并包，不像王原祁等人那样专崇“南宗”，而且直接取法于大山名川，从自然造化中获得创作灵感、



悟得笔墨技法。

佛心道骨写黄山

石涛的山水画尤其是黄山画，不独以气势胜，还给人以高古、苍拙、深邃、超脱之感，似老梅新花，似古潭新波，似陈酿新香，让人满目俏姿，满胸逸韵，满鼻幽香，感到赏不尽、探不尽、品不尽。不少美术史论家、画家都认为石涛的笔下山水（包括黄山）显得“高古”，即有古韵、很超脱、不流俗。

清初以降，模仿石涛者不少，但无论怎样着力在技法上、形式上追求“乱真”效果，都殊难达到石涛那种“高古”的境界。我以为，石涛这种难以企及的“高古”主要得力于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领悟，受益于对佛道文化意蕴的深切体悟。简言之，石涛佛心道骨写黄山，故能高古而超脱。过去有人品评石涛，一方面肯定其画境的高古超脱，另一方面又否定其画意的佛道气息，终不能解石涛画之秘密。事实上，若无佛心道骨，石涛山水画很难形成如此境界，亦难达到如此成就。

石涛是明代显贵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大清明灭，国亡家破，他大约七岁削发为僧，靠佛家生活。他早年是借佛教存活，并非虔诚信佛。他更倾心道教的神仙学说，更迷恋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他在《生平行》诗中说：“生平负遥尚，涉念遗埃尘。一与离乱后，超然遂吾真。访道非漫游，梦受良友种。潇洒洞庭几千里，浩渺到处通仙津。”他生不逢时，弃绝红尘，云

游八方，本想借佛求仙，而非苦修涅槃。唐宋以降，佛道合流，在一般文人艺匠眼里，佛心道骨不悖，禅境仙界相通。在这一点上，石涛和曹雪芹、汤显祖十分相像。石涛中年更为自觉地坐禅修道，尤其在宣城敬亭山，把学禅求道、云游、作画、写诗结为一体，化为自己身心血脉。石涛晚年虽不专事佛道，但几度云游江淮，仍未摆脱和佛道生活的缘分。那么试问：佛道生活究竟对石涛的山水画尤其是黄山画艺术有何影响？

首先，对佛道文化的深切体悟，使石涛能够深刻把握中国绘画艺术的真谛。宗白华说佛境实与艺境相通，徐复观说道家精神实为中国艺术精神，两夫子见解精辟。佛道两家经文都表现出对自然的酷爱与眷恋，对山水的沉溺与参悟；佛道生活方式能使人心潜入自然造化的堂奥，领悟山水风物的性灵；佛道最高境界是肉体、灵魂与自然、造化的交融合一，是人之身心进入永恒。而佛道文化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山水画艺术的内在精神。石涛对佛道经文的熟知，对佛道文化的体悟，才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精神与真谛；不独画出黄山的真面目，而且写出黄山的真性灵。

其次，佛心道骨塑造了石涛的艺术人格，也培养了他的审美情趣与绘画格调。石涛作为明代逸民，终身难以消除亡国隐痛。他虽然进京三年（1689年至1692年，即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受到过皇室显贵的青睐、赞赏，虽然晚年栖居扬州，两次接驾南巡的康熙皇帝，但终不能成为清王朝的信民顺民。即便在他的晚年作品中，仍能听到“故国怀人愁寒马”、“家国